脚下的城市车水马龙，恶毒的太阳仿佛要将世界晒化一般，把车辆融成血液，沿着马路输给器官营养。“这时候应该会有蝉鸣吧。”天南不禁的这么想。可他的周围只有人们的低声细语与瓷器碰撞的声音。“所以，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能经常见面了么？”苏红的一句话，把天南的思绪拉回到了茶桌前，她眼帘低垂着，尝试隐藏自己黯淡的目光，一只手拿勺子不停的搅动着，那早已错过最佳饮用时机的咖啡。“是的，但是晚上和周末还是有时间的，而且有事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毕竟是我叔叔的公司，不会对我太严苛的。”天南望向苏红，她是那么的美丽，那么的端庄，五官小巧，皮肤白皙如温玉。她化妆后变得更加出众，从口红到衣服，都是天南给她的礼物，天南觉得他爱苏红，他觉得苏红就是月亮，他每亲手在天空上放一颗星，都更加衬托出月的皎洁。月亮每明亮一分，他就更快了一分，因为这是只属于他的一片天空。

苏红轻轻的叹了口气，“那你有空的时候，一定记得给我来电话哦。还有，你这次和伯父伯母有没有说咱们的关系？” 一股恼火突然从天南心中燃起，身为家中长子，天匠集团第一继承人，父母一直打算让他继承家业，同样对他的婚姻有着极高的期待。依稀还记得有次饭后闲谈，父亲高傲得对他说：“穷人加，能培养出高素质得女孩吗？” 天南也只好陪着父亲附和两句，用余光偷偷得扫了侍在一旁得女仆一眼，她的脸上出现一丝些许得动容。

一想到这些，天南的心就冰冷的像块石头，而马上又化为愤怒的燃料，“催催催，催什么催，我说我会和家里说的，你那么急干什么。”苏红紧皱眉头：“可你每次都这样说，每次都说会说，但是每次都没说。你让我怎么办？””你有完没完了！”天南突然怒吼一声。苏红被吓得脸色一变，大滴的泪珠从眼中淌出，四周的顾客也都望向了这里。这时天南才注意到自己的失态，怒火之后是油然愧疚。苏红啜泣着说：“你让我等，你让我等一辈子吗？是不是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，根本不值得和你家里提。” 天南望着窗外，大厦反射着日光是那么的刺眼，但他不敢对苏红，只得轻声对她说：“下个月，下个月我一定会和家说得，我一定。”

没想到工作前最后一个下午，是这样度过得。

10：00 am

“实在万分抱歉，我实在没想到上午会那么堵，没想到第一天就迟到了，太抱歉了”天南向组长低着头致歉。组长笑着看着天南“不用那么在意，没事的，来这里上班的人第一天都会迟到，毕竟一开始都不知道来这里需要时间是多长，下次注意就好了。”随后组长起身拍了拍手“实施项目三组的人注意了，这是新来的实习生，叫天南，来，你也自我介绍一下。”天南抬起头重新整理了下着装，望向四周，发现穿西装打领带的只有他一个人，不由得有些许尴尬。“我叫天南，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神学系，今年刚毕业，有幸与各位同事相识，请大家多多关照”天南夹杂着紧张，照本宣科的背出烂记于心的台词。但是发现有些同事好像无视他一般，早已转过头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，只有一个人注视着他，一直对他微笑着，这让天南紧张的心渐渐放松下来。组长紧缩眉头“大家给点掌声欢迎一下啊”这时才稀稀拉拉的想起几声掌声。“天南，你就坐那边吧，你旁边是余岩，你就先帮他分担工作，具体工作你问问他，有问题你也问他，他不会就来问我。余岩，新人交给你了，好好带啊。”一直对天南笑的那个人站了出来向组长敬了个礼“好的领导，听从指示！”组长笑道“就你最皮，快点工作去！天南遇到问题勤问啊，别怕麻烦他。快去吧。”天南微微向组长点了下头，来到了这个新的工位。余岩热情的向天南握手“我是余岩，大学你就别问了，肯定比不上你，哈哈哈，比你早来了两年，不知道的东西你就问我就好啦！你也别太拘谨，咱们这里上班没必要穿的这么正式，开大会的时候再穿西装就行。” 天南害羞的挠了挠头“我不是不知道么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进来了，咱们工作主要是做什么啊?”余岩兴奋的和天南讲：“你说咱们工作啊，我跟你说...”

日暮斜阳，到了下班的时候，这一天的体验，好像做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做。全是天南从未接触过的东西，冷气也吹不走领结带给他的闷热。天南厌恶陌生，喜欢准备，做一件事前总要模拟好几遍，而正式的做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，而接触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，总会让自己精神紧绷。“也许，这正是我在这里的原因吧，”天南伸了伸懒腰，“还好余岩是个不急躁的人，要是碰见脾气不好的，搞不好我又要发飙。”余岩细心而又认真，总能让焦躁的天南放松下来。“哥们，怎么走？”忽然天南的肩膀被拍了下。天南忽然想起自己还没和司机说几点下班，怎么搪塞他呢？公交？地铁？“余哥你怎么走？”天南决定反客为主。“我啊，我做地铁，过一站就到，挺方便的，就是租房的时候只想着方便了，租了挺大还挺贵，有两间房空着没人住，太亏了！”余岩露出了肉疼的表情。“哈哈，我还没租房，暂时还在亲戚家住，挺远的，余哥你要是忙就先走？”天南试探着问。“那行吧，我这就先走了，有空联系啊。”见新人不太欢迎的样子，余岩也没过多邀请。在余岩走后，天南才看到上班忘记看的短信：“少爷，老爷命令我以后不去接您，让您自行回家，希望您能理解。”原来是司机的短信。天南只好去先下了楼，就在准备叫辆专车的时候，一辆红色跑车停在了天南的面前，“卧槽，这么巧”天南不由得惊叹，而开着跑车的是一个戴着太阳镜的长发美女，“怎么，在我家公司看见我很吃惊？”“是挺吃惊，而且我对你正好开到我面前更吃惊，你来这能有什么事？”这时，车上的人摘下来太阳镜，露出了一张女人能为之着迷的帅气的脸，“怎么？你琳姐就不能来了？一是不知道怎么突然老爸非让我来给他送个文件，二是听说你来这里锻炼，来看看你，至于为什么停在你面前 ，废话老娘在那里等了你快一个小时了！快说有没有被吓到！”洪琳，正是天南的青梅竹马，更是天南来的这家公司的千金。“那太好了，正愁没办法回家呢，快拉我回家，顺便你也住我家得了”“滚，我晚上还约了朋友蹦迪，哪像你闲的，给你带回家得了，明天你自己想办法。”“行了 行了，我闲，你正经，快开车吧”

余岩吃惊地望着天南与他四周数不清的箱子“我去，你怎么那么多的行李？”天南尴尬的笑了笑：“第一次搬家，不知道拿些什么东西好。” 忽然余岩搂住天南的肩“哥们你真机智，上来就知道找人去搬东西，我刚搬来的时候一个人搬了一整天，太麻烦了”“哈哈哈，这算什么机智，反倒是给你添麻烦了呢。”“我这能有什么麻烦，好勒，我也帮忙搬一搬吧！”这时天南才意识到，原来搬家是要自己搬的。没搬过家的他，也只好搬起一个不太重的箱子，搬到房中随意放在一处，马上再去搬另一个。再搬上来的时候，却发现上一个箱子已被余岩规规整整的放在了一间屋子里。就这样，手忙脚乱的天南陪着余岩和搬运工忙了半天，才把行李全部搬上了楼，整整占据了另外一个卧室。其他人走后，天南望着那堆满行李的房间说不出的绝望，累的他浑身酸痛，汗水早早的浸湿了衣服，搬运时灰尘也蹭的浑身都是。这时候余岩对他说：“饿了吧，今天也是乔迁之喜，咱们出去搓一顿庆祝一下吧，行李明天再拆，今天先凑合一晚上吧。”

“今天也是麻烦余哥了，多不好意思，这顿就我请了。“”哎，我是你前辈，我哪好意思让你请。“ 但是在天南的一再坚持之下，余岩也没有多加推脱，自然，选馆子的权利也落到了请客人的手上。一起打一辆出租车后，被天南来到了一家不起眼但是热闹非凡的馆子，招牌上写着“砂锅居”。“这家馆子我小时候经常吃，余哥你没什么忌口的吧。”虽然有些晚了，但是天南还是稍微问了一下。“没啥忌口的，我这个人吃啥都行，吃啥啥香”余岩嘿嘿一乐。到了餐馆里，余岩点了个砂锅白肉后便将菜单推给了天南，天南自然没什么好客气的，爆三样，杏仁豆腐，九转肥肠，三不沾各来了一样，又点了个肉末烧饼当了主食。看的余岩心里一惊“哥们，咱们点的是不是有点多。”在天南的潜意识里，这个馆子价位就是想吃哪个随便点，经过余岩的提醒，才发现确实多了些，“没事，吃不了的打包就行了，余哥要不要整点酒？”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两人面对面略微有些尴尬，余岩面对着神秘的海归后辈，不知道谈论些什么好，而天南更是面对着前辈想不出话题。两个热人酒过三巡，微醺之际，天南终于放的开了一些，也想到一个大概能聊的话题“余哥谈恋爱了没？”

“没有呗，小地方过来的，哪有空认识女生？”

“咱们公司那么忙吗？”

“那倒不忙，可是在城里没房没车，又有谁看的上呢？就算看的上，我又能给人家女孩什么呢？”

“女孩总不会都图房图车的，认真找找呗。”

“你怎么样，看你样子应该不会没有女朋友吧。”

“有倒是有，只不过我也有我的难处啊。”天南笑了笑。向余岩举了举杯。

“没想到你还挺神秘啊！”余岩也随着一饮而尽。

天南微微摇晃着酒杯，看着砂锅里的白肉沉浮。“也没什么神秘的，只不过就是我的女朋友不太称父母心意，不知道如何和父母去坦白。”

“怎么？哪里不符合啊？”

天南微微思考了一下，“算是职业吧。”

“这确实比较难办，突然要人家换个工作，对女孩子家也很难办。”

“是啊，已经吵过架了，每次到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和家中启齿。”

“我做哥哥的，也不好说你的家务事，只能祝福你们吧，想办法一起克服难关。敬你一杯”

两人吃完饭后，回到家中把剩的饭菜塞满了半个冰箱。这是余岩说：”家中浴室有点小，既然你请吃饭了，那我就请咱们洗个澡吧“天南也因为下午搬家感到浑身不适，自然也没有拒绝。

天南第一次踏入这样昏暗而又小的大众浴池，水池略微浑浊，边上几个大爷在水中泡着，而淋浴室也没有隔间，心中有些暗暗的后悔。

但是也无法回头，只好找了个花洒，闷头开始洗。

”怎么，要不要替你搓个背“看到天南手忙脚乱的样子，余岩不由得走了过来。

”那就麻烦了“天南微微害了害羞。

隔着毛巾，天南感觉一双厚实的手，在背上擦，宽厚而有力，透过力量传递给他的，是让他安心的温度。这几日，天南经历了太多没有经历的东西，而余岩的一直陪伴，不由得让他有一点安心。

而此时，余岩也注视着天南略微消瘦而白嫩的身躯，他感觉仿佛若冰晶一般，手上力量再大一些，就要碎了。”如果他还活着，应该也这么大吧。“余岩心想。”和他好像，那么的脆弱，那么的惹人怜爱。可惜...“ 曾经，为弟弟搓过多少次背？曾经，包容过弟弟多少次任性？曾经，担心过他多少次？一切的一切，都成为了曾经。想到这里，余岩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前倾，而天南也渐渐的感受到了背后的温度。

回家的路上”哈哈哈，搓的还是没人家专业错的好啊，说是请你洗澡结果反过来被你请了搓澡。“ ”余哥搓的也不错啊“想到那个场景，天南不由得脸上一红。”只不过是我不太适应，是我的问题。“。”哈哈哈“余岩也极力想要用笑声，掩盖刚才的尴尬。